

衢州抗战记忆



上墅村村口的古塘古樟。

古树绕村、古塘养村、古洞护村,“三古”的存在是柯城区华墅乡上墅村古韵悠悠的历史见证。

日寇铁蹄下一个村庄的悲惨遭遇

郑庆霖

一

我与上墅村渊源颇深,夫人的娘家就在村里。这个仅千余人口的村庄,至今还活着六棵百年古樟,它们依次分布于村子的角角落落。其中三棵“站立”在村口:一棵在北边,两棵并排长在一起的则在南边。它们感知同样的季节、同样的冷暖、同样的天空,渴望着彼此靠拢,却始终挪动不了脚步,因为它们的根已深深扎入百年古塘的堤坝中。

古塘约8亩,呈不规则梯形状。它静静地躺卧在这山峦叠翠的村子里,用它那汩汩清泉孕育这个村的乡亲父老。古塘碧波闪闪,似锦似缎;古樟挺拔参天,枝繁叶茂。是先有古塘后有古樟,还是先有古樟后有古塘,无人知晓。村里长者说,古樟已有500年的历史。我俯瞰古塘,仰视古樟,肃然起敬。

同样见证着这个村庄悠久历史的还有一座紧靠村子南边的老虎洞山。山不高,却有近千棵百年古松傲然屹立于山峦。

我一路徜徉,信步慢行。极目远眺,古松在风的摇曳下,松涛阵阵,似一串动听悦耳的音符。走在山间的小路上,一棵紧挨一棵的古松像站岗的士兵,频频向我招手。约走了百余步就到了“老虎洞”。“老虎洞”地处山西侧的半山腰,洞口不大,四周爬满了苔藓,往洞内瞧,黑黢黢的,顿觉阴森。据村里老人说,“老虎洞”到底有多深至今还是个谜。也有上了年纪的人说,当年日本鬼子进村扫荡时,发现整个村庄大门紧闭,人影全无,原来村民抢先一步逃到“老虎洞”避难了。

“老虎洞”似一个有天然屏障的防空洞,成为当时村民的逃生之地。我在洞口徘徊,环顾四周,山的西面是绵延的大湖山脉;南面洪塘坝水库下游,一条蜿蜒的小溪常年流水淙淙,沿山底盘旋而过,流经江山傅筑园、郭山头、下溪沿等地,最后流入江山港。

二

老虎洞山与村里的古树、古塘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浓墨重彩的山水画。

说起这座山,我的思绪回到了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

1942年农历六月十八日,烈日炎炎。村北侧一个名叫大坟岗头的地方(已被拆除的上墅小学周边)突然传来阵阵嘈杂声。茂密的树林下,一股身佩驳壳枪的土匪在集结排队,一名为首的土匪正在清点查获的赃物。原来这股土匪来自江山市四都镇赤山村,他们从衢州航埠镇枫陈村抢来财物后,一路向东沿俗称“一条垄”的西果源村流窜至上墅村。当时正值晌午,土匪们热不可耐,拖着疲惫的身体躲进林子里歇脚。他们在清点赃物时,因分赃不公产生矛盾,吵吵闹闹中继而发生肢体冲突,其中一名土匪情绪失控,拔出枪械向天空连放三枪。

枪声顿时打破了村庄的宁静,不仅惊动了正在追赶土匪的国民革命军,也给上墅村带来了一场始料未及的灾难——谁也不会想到,此时正有一批日本鬼子在江山四都镇附近村庄扫荡(上墅村与四都镇毗邻,离管辖村仅2公里),他们听到枪声后,立即疯狂地向上墅村扑来。

三

鬼子窜到村口老虎洞山一带,与追赶土匪的国军进行正面交战。上墅村本有国军105师315团官兵驻扎在古塘边的祝金富家(现老屋已被拆除),在这危急关头,师长应鸿纶率国军两队人马里应外合把日本鬼子团团围困在村西南面的老虎洞山山脚下。狼狈不堪的日本鬼子凭借精良装备,像一头猛兽窜至老虎洞山顶上,架起迫击炮攻击,村民们惊慌失措,纷纷逃往村外的“苦柱垄”一带的山上避难。日本鬼子还调动飞机对村庄狂轰乱炸,使整个村庄处于一片火海。怎奈国军武器敌不过日本鬼子,一位程姓营长不幸阵亡,整个战斗也以失败而告终。

村民叶荣富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说,那年他10岁,那天下午3点钟左右,他正在田野里放牛,听到日本鬼子的大炮声害怕极了,赶紧往家跑。刚到家却被家住山坑村的表姐缠住,她哭着叫我带她回家。我同表姐一起刚走到村西口时,我一个跟头栽倒在地,顿觉左腿钻心的痛,这才知道左腿被子弹击中了。当时迷迷糊糊的,不知道是谁把我扔到一块杂草丛生的地里,后来我爬起又往家里跑。到家后,父亲连忙用黄烟给伤口止血,简单做了包扎,让我死里逃生。然而村里另外三个人却没那么幸运,他们被子弹击中后当场就身亡了。过了几天,日本鬼子又来村中扫荡,把村里所有好的房子都烧毁了,村子火光冲天,其场面惨不忍睹……

村里的长者回忆,日寇扫荡后的次日晌午,一个掉队的日本士兵从华墅乡境内的大平山方向往西走,当走上墅村村口古樟树下时,被刚从田间劳作回家的村民祝卸显林遇上。肌肉辘辘的日本兵向祝卸显林要饭吃,见其独自一人,身佩步枪,衣衫褴褛,在村里有一定威望的祝卸显林灵机一动,对日本兵一顿比划让其在此等候,他自己赶紧跑到村里组织了10余个身强力壮的青年小伙子,一起商议部署把日本兵干掉的周密计划。

为了迷惑日本兵,祝卸显林一边吩咐这些小伙子到古塘边的自家房屋内,杀鸡杀鹅,开火烧饭;一边又赶到日本兵身边,向日本兵又是一顿比划,把他引入自家屋内。当日本兵看到堂前的八仙桌上已摆上丰盛的菜肴,高兴得手舞足蹈。待坐定,大伙你一言我一语地跟日本兵套近乎,村民祝三石根能言善语,故作和颜悦色地对日本兵说:“你一个人孤身在外,我们中国人有句古话,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你就安安心心地吃吧,我们都把你当朋友看待……”虽然语言不通,但此时的日本兵从他们的言行中察觉到这帮老实巴交的庄户人不会有敌意,并且肯定是善待自己的,便放松了戒备,等酒过三巡,就把枪放到墙边上,只管猛吃猛喝了。

祝卸显林见下手的时机已成熟,他给大伙交换了眼色。大家心神领会,一拥而上把日本兵摁倒。与此同时,其中有人便拿起木棍、镰刀一顿乱打,日本兵当场毙命。而后,大家齐心协力把日本兵死尸抬到位于村口西边土名叫“碓堰”的地方下葬。

岁月的长河奔流不息,一转眼80年过去了,有些事情早已化作云烟,但日本侵华的历史与罪恶,永远铭刻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

母亲最后的选择

黄材运

母亲弥留之际,我们兄弟姐妹为她的后事着想,闲聊时有意无意想套下她的口风——逝后想和谁葬在一起。父亲早就去世了,他的墓旁还有剩地,只要母亲愿意,我们可以将父母合葬。况且,母亲平时没少讲父亲在世时的各种好。“还是和你们奶奶葬一起吧!”母亲一点也不避讳我们讨论她的后事,但她选择和奶奶毗邻而居,让我们所有人都大感意外。

在家里,我们最讨厌的是奶奶,最惧怕的也是奶奶。她老人家尽管缠着小脚,但长得牛高马大,对我们也非常严厉,从小没少打骂我们。因为爷爷、父亲去世得早,家里是奶奶当家,她对她的长孙、我们的大哥有着赤裸裸的偏心,有什么好吃好穿的首先想到的就是大哥。最过分的一次是集体化时代,生产队为了充分利用早上阴凉的时间,创造最大化的生产效率,减少来回路上无谓的时间浪费,“双抢”期间,让家属送早饭到田头。奶奶只给大哥饭盒里埋两根油条,其他弟妹只能吃腌菜豆腐乳。尤其让我们气愤的是,作为我们的母亲,对这种不平等逆来顺受,从来都不敢为我们说句公道话,对奶奶只有敬畏和谦卑,唯唯诺诺,一点立场也没有。我们无法理解,甚至无礼到骂母亲是不是从小当小媳妇(童养媳)当惯了,直不起腰身了。

母亲脾气一向好,不气不恼,跟我们说起了一段遥远而难以启齿的往事:民国三十三年(1944),日本兵侵犯衢州,从龙游南部一路烧杀抢掠,过溪口,突破草鞋岭国军防线,向全旺镇疯狂杀过来。日军以装备上的绝对优势,大炮、飞机从陆、空双向开路,打破了黄金山、茶山、丈母山的国军围歼阵势,全旺镇很快就失守了。爷爷、父亲都跑到饭甑山去避难了,奶奶缠小脚爬不了山,母亲年龄小,两人心存侥幸躲在家里。

攻下全旺后,一帮日本兵到我们家收鸡蛋,发现了母亲,因为言语不通,其中一个日本兵就指指母亲又指指我们家楼上,再指指楼梯,比划了老半天,母亲才明白,这个日本兵是让她躲在楼上,然后撤去楼梯,这样就没有人能上得去了。母亲当时心里觉得都说日本佬坏,但这个日本佬心眼倒是挺好的。

夜幕降临,母亲就依计躲在楼上。一个日本兵扛着枪,径直来到我家——正是白天那个让我母亲躲在楼上的日本兵,他企图侵犯我母亲。母亲拼命呼救,奶奶闻声赶到,迅速堵在门口,一把死命抱住日本兵,高喊母亲快跑。母亲顾不上死活,从楼上纵身跳到饭桌上,一溜烟往山里跑,才得以逃离魔爪。日本兵恼羞成怒,举起枪托狠狠地砸向奶奶的头上,鲜血喷涌而出……奶奶额上正中一道长长的疤痕就是那时留下的。自此,母亲对奶奶言听计从,她是用一辈子的孝顺来报答奶奶的救命之恩。

试问有哪家婆婆在荷枪实弹的凶残的日本兵面前,可以为媳妇拼命的?

沉寂,黑夜里死一般的沉寂。我们忽然觉得奶奶没有那么可恶,相反,现在回想起她魁梧的身影,似乎比以前更加高大了。